

問道

张剑峰 主编

茶之书

饮茶最初道家始肇，喝着茶的中国人进一步是儒家，退一步则是道是佛，在此之间是袅袅的茶香。

只有滋生在中国文化里的一枚小小的叶子，才能使饮酌之事升华，与道合真。茶中三昧正如道之微妙，超以象外得其环中，茶之风骨正如君子之节操。

喧嚣中一次低头品饮，就是对生命的温柔关照。

茶之事，水占八分功德；茶之韵，在杯盏之外。翻越时光追寻古人本怀，在那袅袅的山泉里，荡漾着明月一样的初心。槐火禅榻间，偶遇醍醐甘露。

随书附赠《终南山访泉图》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《问道》致力于发现『藏着』的中国

问道·茶之书

主编 张剑峰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图书代号: SK14N002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道·茶之书/张剑峰主编. —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 1
ISBN 978-7-5613-7699-7

I. ①问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茶叶—文化—中国
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0688号

问道·茶之书

主 编 / 张剑峰

责任编辑 / 孙国玲 陈 冰

装帧设计 / 古润文化

出版发行 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政编码 710062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/ 西安永琛快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/ 66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/ 14.5

插 页 / 1

字 数 / 142千

版 次 /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613-7699-7

定 价 / 36.00元

联合出品 秀秀茶道培训中心 深圳大道真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顾问 任法融 张继禹 黄信阳 李光富 吴诚真
杨世华 吉鸿忠 李宗贤 李宗绪 李少华
刘嗣传

学术委员会主任 樊光春

学术委员 何建明 高经纬 楼宇烈 郭建新
史原朋 吴言生 朱 鸿

编委会主任 刘世天

名誉主编 张伟杰 苏华仁

主 编 张剑峰

副 主 编 胡莎丽 刘 丹

特邀主编 严 彬

编 辑 吕 浩 张 丹 杨 丹

特邀编辑 吴林森 陈晓军

广州采编 胡莎丽

北京采编 刘 丹

读者服务 刘 姗

养生产业化顾问 邹昌武

法律顾问 路 宾

编辑部电话 029-85350752

投稿邮箱 Wendaocn@163.com

问道博客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wendaomagazine>

问道网站 <http://www.wendaozazhi.com.cn>

终南草堂 <http://www.wendaozazhi.com.cn/html/cottage.html>

饮茶道家肇始之后，陆鸿渐和卢仝以造化之笔点化了茶文化，喝着茶的中国人进一步是儒家，退一步则是道是佛，在此之间是袅袅的茶香。

只有滋生在中国文化里的一枚小小的叶子，才能使饮酌之事升华，与道合真。茶中三昧正如道之微妙，超以象外得其环中，茶之风骨正如君子之节操。

喧嚣中一次低头品饮，就是对生命的温柔关照。在古人的图画中，不论是土墙乡陌，或是高堂之上，俱有茶香飘飞。茶宜于精勤简德之人，正如隐士的林下韵友，隐逸山林的人精进于炼养之余，山林里有足够的松果、松枝用来煮茶。

茶之事，水占八分功德，茶之韵，在杯盏之外。

翻越时光追寻古人本怀，寻觅茶之初心犹如寻觅那岩石间流动的甘露，烹煮灵苗仙葩滋养疲惫之躯以养天真。

虽然不能背上行囊渡过黄河跨越长江，去寻访卢仝在王屋山下的幽宅，叩响陆处士苕溪草堂的柴门，但是我们可以沿着卷帙去寻觅那久违的风雅，沿着终南山去寻找那一片离心最近的山泉，以其升腾于茶盏之中，其大可致风雷，合天地，小可洗心涤虑全尔真性之茶道。

云笈贯月槎 茶香蒸汉幔——从茶书看中国茶道的流变 / 丁以寿

茶之境：游于艺 志于道 / 范增平

寻茶步八荒 探幽禅作囊——与比尔·波特先生问茶湖州 / 大茶

风涛袅袅 彼岸茶香——日本茶书流变史 / 南山如济

幽人逐空山 过雨汲新泉——终南访泉札记 / 张剑峰

目 录

140

120

102

048

001

《问道》书简

222

一肩担起古今愁——《问道》编辑部对话星云大师

213

见素抱朴 复归婴儿——道家内丹漫谈／苏华仁

198

天人合一 真气调身——道家天人合一文化漫谈／张伟杰

178

白云升处一席茶／王迎新

164

幽人逐空山 过雨汲新泉

——终南访泉札记

策划 / 问道编辑部

文 / 张剑峰 摄影 / 郭风



四季在草木上枯荣，山居茅屋纸窗前月上山岗，清辉盛满手握的茶盏，我怀念古人曾经把盏的风雅。

在中国人来说，只要有一个可以安放茶盏的地方，尘俗的喧嚣似乎就与内心有了一段美妙的距离，喝茶可以使人神安，神安则心安，心安之处即是故乡，但是去那里寻找一盏使人安心的茶呢？

疲惫的时候，看到红色的炉火上丝丝缕缕升腾起来的茶烟，再看黑色炉子上咕噜咕噜的水声，不由得使人表情放松，深思缥缈。

终南山曾经是个风雅的地方，古代的时候陆羽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于长安与终南山之间的山道上。十多年前，马守仁先生就在终南山中结庐煮茶，我们隔着数十座山谷与河流，但彼此经常互访。每次接到马守仁先生的电话我都很惭愧，经常收到来自江南名山的各种好茶，他都非常愉快地邀请我去喝一杯。

守仁先生住的地方要趟过一条河，在一片竹林中隐藏着他的茶室和一尘不染的茶席。小时候学画我记住了任伯年的一幅画，雨打梨花深闭门。我住的终南草堂山门前就有一条小河，门前没有梨花却有杏花，下雨的时候我关上柴门一边听雨一边喝茶。我也常常自嘲，连我这样似乎从容淡定的人坐在茶盏前也心神不宁，难以安心去品味。我们商量像古人那样风雅的聚会，甚至尽可能的将终南山的好山泉一一寻访出来，这是一个让人不解的事，可是我们觉得无比激动。

中国古代的人们常常喜欢邀几位知己坐于松下，或者高岗上，或者怀抱古琴，携一两书童临流赋诗以抒心中块垒。魏晋时期，嵇康、阮籍等七位酬唱往来于竹林中，稍后嵇康陨灭，广陵散绝响；在

他们之后，王羲之身处深如瀚海的政治纷争中，独守于会稽山阴一隅；永和年间，羽士巨公一场清韵，曲水流觞，为了使后人对于他们的聚会远隔时空而能窥望，他写了一篇《兰亭集序》来记载这次相聚；北宋布满狼烟的天空下，东坡居士邀请好友在西园秉烛夜游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而能群贤毕至，雅集于一席。生命如云过千山，瞬间消散，君子俯仰天地，一期一会，临流论茗，抚琴松竹间，文人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生命中的诗意绽放。

让他们与这个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是杯中酒或茶汤，酒可以使人沉睡，但茶却可以使人醒悟，君子都是情愿在苦涩的茶汤中品味生命的况味的。

几年以前，我面对层峦叠嶂的终南山发了一个愿，一直到山的尽头去，寻访那些茅屋洞穴中精神高洁的隐者。之后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幽深的洞府之中，看着可以洗尽所有尘埃的山泉，洞府的主人是一位隐僧，他请我喝他冲泡的绿芽，梦境中那是我喝过最美的茶，梦醒之后很长时间，我感觉被那样的茶清洗过的身心透亮，但是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梦中的那个洞府，我喝到过隐者们递过来的各种茶，但是没有梦中的那一味。

我一直想寻觅几位默然深交的知己一起在南山上煮茶，临水盘坐在磐石上，背后是远山淡淡的影子，茶汤中洞箫回荡在幽谷间，有人坐在千层岩石之间的山洞中，弹奏着高山与流水，听琴的除了穿着粗布的山人，还有山间的野鹿，山羊，以及林间的松鼠……

一个人的时候，读几卷石屋山居或者寒山子的山居诗，不觉得孤独。可以去林深处捡柴，顺便采些松针回来煮茶，松柴煮松针味道清香如寒山子的诗句，如果读倦诗书也晏坐已久又可以去采露水来畅

饮。夜晚的时候，兰花的暗香浸透茅屋的纸窗，时而对月长啸，继而汲泉煮茶。山中的冬季和雨季是寂寥的，煮茶的炉火升起来，照亮了茅屋的一隅，山中无人迹，也少幽禽的时候，茶汤味道淡了以至于淡到无味，无味中却似乎能品出岩石的味道来。

经常有人来喝茶的时候，我会将第一盏茶轻轻地放到比较高的岩石上去，杯盏对着草堂后面最高的山峰，茶汤里倒影着云影天光，没有人知道我与山神之间的默契。

山赐给了我茶和柴火，又给了我清澈的山泉，还让王维，李德裕们和我做邻居。出于感恩，我尽力的使山泉不受污染。据说天地之间有醍醐甘露，有人说那是一种乳品，我觉得那是一泓使人生不起杂念的山泉，是与几位知己一切煮出来的好茶。终南山北麓有冬季，所以没有茶树，好的山泉以嘉茗为知音，正如深得茶心的韵友互为知音，为了寻找那些藏在大山中好的山泉，我们拄着竹杖，背着行囊，历时半年沿着古人曾经的足迹，去寻觅那从桃源深处流泻出来的一捧山泉。

寻水汲秋月

玉女洞已在黑河水底深眠多年，涉水在河床的巨石上架起茶炉，临石作舟饮尽石上山荫，周身的溪流莽莽转瞬即为逝水。

小满来临，蝉声如雨，从高林间滴落，终南草堂低矮的篱笆墙

外，野草已经籽实饱满。小满之后白色的暑气上升，莽莽终南群山行人稀少，大雨之后河谷里水声溅溅，我们怀揣着从南方跋山涉水带过来的茶叶，向南山跋涉。

道家认为，山泽是通气的，大地上有很多水气的通道，就像一片树叶都会有输送水气的脉络，这些脉络被称为来龙和去脉。群山之中的龙脉就是水和气的通道，水的通道通常是在东北方位，而气的方位则在西南方位，在苍穹之中星空的分布就显示了这样的现象，天上的星图分野，同样对应在大地上，风水绝佳的地方通常会有好的泉水，有泉水则有茶，有茶就有风雅。

唐朝的时候，异人王休在太白山下敲冰煮茶，那是陆羽之前。秦朝的时候，萧史和弄玉在太白山下的黑河边上修炼，他们住在河边上一块巨大的白色山崖上，那里有一个洞，人们称它为玉女洞。玉女洞有一股山泉，宋朝的时候，苏东坡爱玉女洞泉，日致两瓶，恐为使者所给。因破竹为契，使寺僧藏其一为信，谓之调水符。

我们在太白山下的小镇马召徘徊，在一家面馆门前，我们一边吸溜着面条，一边向面馆老板打听玉女洞。这位年轻的面馆老板一听很振奋，马上告诉我们找到了最合适的人。他告诉我们不用再去找了，玉女洞早在十多年前，修建黑河水库的时候，随着仙游寺一起被淹没到水底去了。早年的时候，很多村民都喝着那股山泉，以前这里以盛产味道甘甜的水稻以及九孔的莲藕而著称，山下不远处是汉代大儒马融讲学的地方，稍远处的终南山延伸的土山下，是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书院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自古以来，人杰都出生在灵秀之地。

沿着黑河，我们想看看玉女洞的位置，听周围的山民讲，玉女洞在水库水面大约几十米以下，我们沿着黑河的河道一直向着太白山深处走，在河面开阔的地方停下来，我们被河面上雪白的岩石震撼了，连绵的石头像一条巨龙，淡绿的河水在岩石上冲击成各种小池塘，我和守仁先生、秀秀、郭风一起提起蒲团、火炉，涉水在河床上架起茶炉。

夏至之后的正午，我们坐在晒得发白的岩石上被清流环绕，品了四道茶，记录如下：

第一道：九华山龙池凝碧，茶碗冲泡，出兰香，味清醇。

第二道：宜兴茶（山介），紫砂壶冲泡，清香味道醇厚。

第三道：长兴顾渚紫笋，茶碗冲淹，香清幽，味甘醇。

第四道：福建乌龙茶，紫砂壶冲泡，香清幽，味醇。

喝光杯中最后一口茶汤，黄昏之前，我们找到太白山后山的铁甲树道观，第一次访道，在铁甲树道观，我认识了李云龙道长并拜他为师父。

道观旁边是太白山顶上融化的雪水，我们汲水返回。

从太白山回来之后，我就破天荒地有点儿生病的征兆，我想，可能因为我的贫嘴，冒犯了山神，我们遇到一阵奇怪的旋风，猜测它是巡山的小妖。疾病之后大约过了两个月，我们又一次踏上寻泉的旅途。

长风自知故人心

水存真意，溪谷犹记得当年隐居者的踪迹翩然，源头总是参不破

的禅机。门槛里老僧的目光如青绸，茶炉上熟透的这杯水与故人心怀里的一盏茶心次一颌首，不及闭目，沧海已然。

有隐居者必然有好水，我们计划去品圭峰山附近的泉水，高冠峪名声显赫，是因为山势奇绝，溪谷众多，在终南山众多山谷中，高冠河水流充沛，在它的东面是东圭峰山，山岭上地势平坦。唐朝的时候，华严宗五祖宗密大师住在那里，后来在那里建立过圭峰寺。圭峰山位于终南山户县部分，圭峰的山形像一顶安放在群山中的毗卢帽。唐朝时鸠摩罗什大师从西域来驻锡于山下的草堂寺，集合了中国佛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译经，之后华严宗的五祖宗密大师来到圭峰山东面的山上隐居。上山前，马先生打电话给“妙老”，听说圭峰寺旁有个山洞，是宗密大师当年隐居的地方，洞主是妙和尚，简称“妙老”，他总喜欢在山居煮茶之外，双手舒展将方便铲横放在肩膀上，往来于紫阁峪与圭峰寺之间。山洞在圭峰寺后山的土丘一侧，途中要经过一户农家，农家对面是两位住山比丘尼的山房，她们如今下山去外地云游了。两位比丘尼的法号很容易让人记住，竟然叫作“太平、盛世”。

“妙老”的山洞在土丘旁，一边就是沟壑，沟壑直通高冠山谷，隐约能听见高冠瀑布的水声。

洞中别无长物，那是借助山崖搭建起来的茅屋，勉强可以称之为山洞。参观“妙老”的山洞之后，农家的老板听说我们要找寻山泉，欣然答应带我们去找附近的一泓山泉，那是从圭峰寺后流淌过来的一股泉水，山民们很早以前用石头砌了一条长长的水渠，以免泉水积成小水潭，水性失去鲜活。

转过山丘，我们敲响了圭峰寺的山门，一位年迈的居士来开门，她说，正巧寺院的僧人们都下山去了，这里只有三位常住。空无人迹的院子里很潮湿，泥地上布满鸟的足迹。没有常住我们不便停留，于是匆匆地喝了口水解渴，很快走下山了。

上悟真寺在蓝田境内，寺后院有一口井，井水甘甜，四时不枯不溢，上悟真寺是千年古刹，多年来却只有一位老僧，他已经在那里住下二十多年了。那里游人稀少，老僧不善言谈，只知老实念佛，时隔数年，常常使人怀念。茶事清淡为宜，语多为败，美妙的事情何须多言。

通往上悟真寺的路是唐朝人曾经走过的古道，当年韩愈就走在这条古道上，在过了上悟真寺不远的地方被风雪所阻，危难之时隐居在附近的韩湘子救了他。终南山的山民们千年以来一直供奉他为终南山的山神之一。

白居易曾经留下了上百韵关于上悟真寺的诗，他认为自己性情木讷笨拙，本来就是山人，可惜被时代的大网捞到了成为官员，因此郁郁寡欢。到了这片山林，终于可以疏狂无所拘束，只想手握《南华经》，终老此山，谢绝尘缘。

古道开凿在山崖上，多为栈道，每隔一段有石屋可以小憩。

印象中，上悟真寺的门似乎永远敞开着，隔了三年重访，大门依然，院子里多了几位香客，她们都是山下年迈的农妇，在她们眼中，没有比上山烧香更神圣的事，因此，每次她们都背着粮食而不会空手上山。听说我们上山只为访水煮茶，院子里的居士们一下围观上来，她们指指点点，在一旁看我们如何斯文风雅。

寺院的老僧正好在，我们请他落座，看着我们煮茶，他说，几年前的这一天，有人送了一包茶，那是一位从远方专门来寻访善导大师的居士，当年善导大师住在这里弘法，有数千人追随他。那位居士的茶是他这一生喝到的最香的茶。他喝茶的时候闭着眼睛，喝完很久才睁开眼睛，那是一道皎洁如秋月的目光。

我们泡了四道茶：

第一道：湖州安吉白茶，茶碗冲泡，香幽味醇，淡雅宜人。

第二道：九华山龙池凝碧，茶碗冲泡，香清味淡，深有意趣。

第三道：宜兴（山介）茶，紫砂壶冲泡，香清幽，出蚕豆花香，味醇厚。

第四道：长兴顾渚紫笋，紫砂壶冲淹，香清幽，有兰意，味甘醇。

采彼白云 握手已违

纵使这一程高山问水已成遗憾，这深绝的山崖和墨绿的松涛仍自在澄明，它们与我一样，相信总会有一脉清泉不随浊世，将泉的神韵隐于地心暗流，藏清白体质以会高洁之士。

回想起来，距离以前多次去华山访道，已经是几年以前的事了，从山上云游过来的人经常会带来消息，一些人下山了，另一些人又上山了，那里有我经常想念的老相识。

山谷里幽静的时候生起一缕闲云，像乡愁召唤游子归来，闲云生

满山谷的时候，正是我想念华山的时候。

因为人多脚力的差别，况且煮茶的辎重颇多，我们坐缆车上山，与几年前相比，华山上的人多得让人恍惚觉得身在闹市。秀秀的弟子在北峰的群仙观上开了一个茶馆，刚好开业第二天，听说师父一行上来讨茶喝，很远地前来迎接。一身汗水之后坐在明净的屋子里，吮吸着浓的像葡萄汁一样的武夷岩茶，一下就将刚上山的沮丧忘记了。从茶馆里的窗子向下望去，群仙观耸立在山岬上的石头建筑像长在枝头的松塔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郝道长了。我想当然地认为，我们茶杯里的水应该是山顶上天池里的水，茶馆的老板说，山上所有的饮用水，都是那些挑山工从山下背上来的桶装水。

北峰对面是北斗坪，石道长的石头洞隐藏在墨绿的松涛里，只能看见白色的石头，多年来，他一直一个人孤零零地守护着那一片洞窟。

马老师在茶馆的露台上弹奏着双鹤听琴，眼前没有万卷云烟，远山泛蓝。我们的服饰很快被好奇的人群发现了，马守仁老师剃了光头，留着胡子，穿着短打的汉服，我一身对襟白衣，秀秀则穿着改装过的汉服。路上不断有人将我们当成了武林中人，甚至有人发出惊叹，询问我们是不是上山来挑战，还有人将秀秀背后的琴囊当成是宝剑。

北峰没有道观，唯一的一个石头道观没有隐居者，几乎所有的屋子都是店铺或者旅馆，我们计划爬上西峰去镇岳宫附近借宿，听说山顶上的旅馆一夜旅费一千多元人民币。幸好上山前适时遇见苏道长，他建议我们去找他多年的道友，位于镇岳宫上面的翠云观观主黄道长，翠云观的一部分房子租给了私营老板做旅馆，有黄道长的介绍，